第一章　我们的祖宗

亲爱的小孩子：

我的童年是怎样的？我的青年是怎样的？我的壮年是怎样的？我的体格是怎样发展的？我的思想是怎样演进的？我的整个人格是怎样形成的？你们若要明白这种种问题，你们必须要追问我们的上代祖宗是怎样的。你们知道一个人是怎样来的？一方面固然要靠后天的环境和教育，一方面还要靠先天的遗传。所谓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豆不会变成瓜，瓜也不能变成豆呢！所以你们要知道我是怎样的一个人，你们先要认识我们的祖宗。

我们的上代祖宗，是种田的天字第一号老百姓，他们生长在浙江上虞沥海所。他们的祖宗从那里来的？那无从查考了。他们在沥海所有几千年或几百年呢？那我也答不出来。我把所晓得的告诉你们罢。

我们的上代祖宗最近的要算万经公了。那时正在清朝乾隆皇帝的时代，照公历算起来，大约在十八世纪末叶时期。万经公是一个刻苦耐劳的好农夫，是一个诚实忠厚的老百姓。他生了五个儿子，四个儿子跟着他种田过活，惟有小儿子种了几年田，就异想天开，“单枪匹马”，跑到附近的小镇——百官去谋生了。

这位年青的小孩子，名字叫做正表，年纪不满二十岁，不知为什么缘故离开家乡的，为什么缘故到百官去的？那是无从查考了。不过我们晓得百官虽是一个小地方，却是一个交通要道，西边通杭州，东边通宁波，离开王阳明的故乡——余姚，不过九十

里，离开“天下闻名”的绍酒出产地绍兴，也不过百里路呢！在这个要道前面流过的，有一条终年滔滔不息的曹娥江。江东称百官，江西是曹娥。说起来很奇怪，两个地方，好像欧洲的两个小国，相隔虽不过一江，而两地人民的口音，却有很大的分别。百官人说话很尖很高，曹娥人说话很响很重。所幸者他们所说的土语，还能勉强相通呢！

百官不仅有滚滚滔滔的曹娥江做它的大动脉，还有巍巍峨峨的兰钟山做它的好屏范。正表公选择了这样一个交通要道，形势雄伟的地方，来建立他的事业基础。

小孩子，你们晓得他建立什么事业呢？他放弃了祖传的种田本行，拿了几十千铜钱，走到百官中街，开了一爿小小的山货店。什么淘箩洗帚，什么粪桶扫箕，什么鲜蛋灰蛋，什么竹管竹凳，大概关于家用的竹器，种田用的简单农具，这爿山货店都有出售的。

一爿店要开得发达，不是一桩容易的事。他对己克勤克俭，对人亦忠亦诚。一天烧一铜罐饭，一铜罐饭要吃三餐。起早到晚，独自奋斗。

几年之后，营业逐渐发达，经济也觉宽裕，遂娶戴氏为妻，生了两个儿子。长子叫大鸣，次子叫大成。大成公没有儿子。大鸣公承继父业，同时也种种田过活。现在在金鱼湾所有的三亩半田，和在湖田里所有的十余亩田，听说都是他亲手耕种过的。真所谓勤守本分，安居乐业。

这样看来，我们的祖宗正表公着实值得我们钦佩呢！他的开辟事业和刻苦耐劳的那种精神，都深深的注入陈氏子孙的心液里，一直遗传到我们的身上。我们可以用八个大字，永永远远来记念他呢“勤俭起家，忠厚传代。”

二

光浩公是我的祖父。他是个独生子，而且他的母亲养他的时候，已经有四十二岁了。小孩子，你们看到此地不要轻易地把这一点忽略过去。你们知道我们中国几千年来，都以忠孝为立国之本。“孝”有时候比“忠”还要重要呢。你们没有听见过老年人说过吗，“百行孝为先”，中国又是建筑在宗法制度上面，一姓一家的继续，必定要靠子孙的。所以那时候，社会还是重男轻女。我们的祖宗正表公虽有二子，长子无后，只有次子生了一个单丁光浩公。光浩夫妇过了四十岁尚未得子，心里非常焦急。传说他们自从结婚之后就格外热心行善事，帮助人。他们深深的相信，行善事就是积德。积了德上帝一定会保佑他们，会满足他们求子的愿望的，所以凡是穷苦而去求助的，他们必竭力救济。有一天，一个女子赤了脚，沿街讨饭。祖母看见了就把自己的袜套脱了来给他穿。这种乐善好施“己饥己溺”的精神，虽然是为求子而积德，但是对社会确有很大的益处呢！

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正表公是我们百官陈氏的开创鼻祖。光浩公要称为我们陈氏立业的祖宗了。他把正表公创办的一爿小小的山货店扩充为京广杂货店。

小孩子，你们现在不是在上海看见无数洋货店吗？可是六七十年前除了几个通商口岸外，洋货是找不到的。那时所有的都是国货。国货中最通行最时髦的要算京广杂货呢！“京”是指北京货，“广”是指两广货。

光浩公目光远，见识广，胆量大，就在山货店旧地上建立了百官镇唯一的一爿京广杂货店。这种店究竟卖什么东西呢？什么布匹瓷器，什么针线纸张，什么明矾火绒，什么刨花扑粉，日用衣着化妆物品，应有尽有。光浩公奋斗了几年，才把这爿京广杂

货店居然办得很稳了。

道光三十年（公历一八五〇），洪秀全树起反清复明的旗帜，从广西出发，一路所向披靡，不三年占领了南京，同时遂收复江浙诸地。不过太平军那时称为“长毛”，到江浙时军纪荡然。看见百姓就杀，看见东西就抢。把百官街烧成灰烬。奸淫掳掠，无恶不作，使得人民流离失所，痛恨切齿。听说，当时老百姓一听见“长毛”来了，就四面奔逃，小孩子若来不及提携背负的，就弃在河里井里。甚至一二岁的婴儿若要哭叫，做父母的就把他们扪在怀里扪死，放在屁股下压死。那时候，我的母亲已经有八岁了，这些惨无人道的事情是她亲眼看见的。她每次讲的时候，我总要“毛发悚然”呢！

我们的祖宗光浩公，那时也被长毛掳去充壮丁了。掳到离开百官五里的地方——荫岭，光浩公想逃走而不得脱，就被长毛一连斩了十三刀。一刀斩在鼻梁上，把鼻梁斩断，一刀斩在头颈上，几乎把喉管斩破。光浩公这样受了重伤，倒在田坑里，气息奄奄，朝不保夕！

三天后，一个乡下人路过，看见田坑里这样一个鲜血满面的人，吃了一惊，摸摸他的胸腔，还有点儿热气。仔细看看，似乎有点认识，就问他说：“你不是光浩先生吗？”光浩公听见有人叫他，就想回答，但口已不能说话了，只得勉强点了一点头。乡下人看见他还没有死，连忙把他背到家里一方面设法医治，一方面通报陈家。过了几个月，创伤治好了。上帝保佑，一命总算保全了。

光浩公确是有胆量有魄力的。他虽然受了这样的重伤，一等到病好，就鼓着勇气，继续奋斗。在杂货店灰烬上，立刻盖了几间茅草屋，作为临时商店，进行买卖。我小时，在楼上门背后还放着两块木质的老牌子呢！上面写着：

茅草屋临时商店

陈聚兴冬夏布店

“长毛”平定之后，营业逐渐发达，经济日见充裕。光浩公就把茅草屋拆掉，改建两层楼房，楼上住家，楼下营业，店号改为聚兴隆，表示比前格外兴隆呢！旧店新开，气象蓬勃，生意兴隆，“名副其实”了。

如是营业一天发达一天，一年发达一年，一爿小小的京广杂货店，在百官街上居然成为数一数二的大商号了。

说到这里我不得不提起一个“赤丹忠心”的老经理。他姓顾，各字叫传忠。他从十四岁进店做学徒起，一直做到七十二岁，方才告老回乡。他主持店务有三代之久。我祖父时他做学徒，做账房。我父亲时，他做经理。我的大哥做老板时，他仍做当手。不过不久，因大哥年青，只知务外，不理店务，把祖宗惨淡经营传下来的一爿“闭着眼睛可以赚钱”的京广杂货店押掉了。那位“鞠躬尽瘁”的忠心老仆，不得不垂着头，含着泪，和那服务五十八年的老店告别了。

我们回过头来再说光浩公吧。光浩公为人非常正直，一无嗜好。嫖赌固然不来，烟酒也不沾染。他只晓得勤俭，耐劳，刻苦，奋斗，行善。他真是一个典型中国老百姓，不幸五十三岁就逝世了。那时我的父亲还只有十一岁呢！幸而我的祖母非常能干，治家固然井井有条，教子固然有方，而主持营业也胜任愉快。传忠先生专事进货对外，她呢？店里的大小事宜都由她来处决办理。这样大的一爿杂货店居然给她维持到几十年。不幸她七十三岁逝世之后，父亲因有残疾，不能亲自主持，致营业稍有退色，而终于到了大哥时，这爿店就一败涂地，不可收拾了。

现在我要说说我们的祖宗怎样教训子孙的。他们教子孙是非常严厉的。有一天我的父亲上私塾读书去，因为起身太迟了，他就不吃早饭去上学。他经过一爿麦果店，看见火热的麦果就停了一停。卖麦果的看见了就对他说：“小东家要麦果吃吗？”

他想想有点饿了,说:"是的,我要吃的,不过没有带铜钱。"

卖麦果的就提给他一个麦果,说道:"你吃好了。等一下,我到店里来拿钱好了。"

他就接着吃了。

到了中午,卖麦果的就到店里来向光浩公讨钱,说道:"小东家有一个麦果钱欠咚。"

"几个?"

"两个。"

光浩公就拿出两个铜钱还他了。

过了一息,我的父亲回家吃饭了。一走进门口,光浩公拿起一块压布的方铁向他掷过去。幸气得很,掷了一个空,不然,不是"一命呜呼",也要头破出血呢!

那时恰巧老朋友俞汉阳医生看见了,就质问光浩公:"你只有一个儿子,不能这样打他的!"

"要从小教起,恶习惯,不可养成的!"小孩子,你们想想看,这句话对不对?我想,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。小孩子是要从小教起的,恶习惯是不可以养成。但是这种严厉的教法,恐怕是有问题的。也许你们不会赞成的。可是我的父亲受了这种严厉教训之后,就再不敢赊欠了,而且将来他教训我们也是这样严厉呢!

亲爱的小孩子,我们中国有句俗话:"棒头底下出孝子。"这句话,我的祖父深深相信的,我的父亲也深深相信的。我因为小时受了这种严厉的教训,起了反应。所以我用慈爱的方法来教你们了。我想信"爱"比"严"来得好些。但是"爱"不要变成"溺爱","宠爱"。"溺爱"比"严"还要坏呢!

在这里,我要声明一句。我们的祖宗以严教子,并不是不爱其子。他们是赤诚爱他们的子孙的。不过他们相信子女必须要孝顺父母。若是不孝,还是不生好。若要他孝,若要他好,必须要从小教起。这种信仰,这种哲理,都值得我们景仰的。

第二章　　我的二哥

我的二哥是我们五弟兄中最聪明而最玲琍可爱的小孩子。他有高上的思想，远大的见识，深博的学问。他的小名叫做阿垚。乡下人都称他为“垚伯”。目之为“圣人”。他真是一个天才。不幸天不假年，青年夭折，何胜浩叹！百官镇上到今天还没有出过一个像他这样的人呢！我每次读到“出师未捷身先死，长使英雄泪满襟”，不禁想起我可爱可敬的二哥而感慨系之矣。

二哥小名阿垚，书名鹤闻。他小时容貌正端，身体强壮，精神饱满，天真烂漫，母亲说：“五个兄弟之中，阿垚生得顶好看。鼻梁笔直，脸盘见方，眼睛漆乌，皮肤雪白，口齿玲琍，举动活泼，真可爱呢！”他喜欢爬树，爬墙，跳高。他能使棒。他能用一根四尺半的棒，像孙行者在身子左右前后乱舞。使你看过去，差不多只见一个圆圆的棒球，而不见他的身子呢。二哥是甲申年生的，属猴，他又善于舞棒，所以那时乡下人就叫他“垚猢猴”。

二哥有两桩事最喜欢做，一桩是“吃”，一桩是“看闲书”。

说到“吃”，那真是可怜极了，我们小的时候，那里有什么糖果饼干吃呢。除了三餐饭之外简直没有什么东西吃的。但是小孩子总是小孩子，那一个小孩子不喜欢吃呢？况且小孩子长大的时候，尤其需要糖食水果。中国饭不像外国饭，饭后总有一些甜的点心填填肚。

二哥小时没有点心吃，也没有什么糖果饼干尝，但是他最爱吃，所以就发生问题了。父亲是吃鸦片的。吃鸦片一定要吃茶食

水果的。吸了鸦片，口里觉得有点渴，有些苦，就用点茶食解解苦，水果止止渴，所以茶食水果，家中总是有的。但这些茶食水果是父亲的专利品，而我们正在发长的五个小孩子是没有分儿的。二哥聪明，父亲不给他吃，他会偷的。我不是说过吗，二哥的身体很强健，举止很活泼。父亲的茶食水果，不管藏在眠床里或是锁在厨里，二哥总有法子偷点儿吃吃。事情发觉了，父亲总要骂他，打他。

父亲怎样打他呢？法子好极了，毒极了！二哥是会跳会跑的，父亲是个跛子，怎样捉得住他呢？所以白天父亲一点不动声色，还是睡他的觉，吸他的烟。到了半夜三更，鸦片吸得很饱了，精神很充足了，他就叫母亲把挂在墙上的竹梢拿下来提给他。母亲是绵羊似的驯服，决不敢违拗的。假使拿得慢一点，父亲还要打她的。

说起竹梢，我不得不在此地插一句。这些竹梢，打起人来，真痛呢！但是不会打伤人的。父亲确是有理智的，读过书的。他不比野蛮的人随便乱打乱敲，把小孩子打得头破出血。他认为竹梢是最好的工具，所以有时候，白天里，他叫人买点竹梢来。竹梢是有竹叶的，打起来，没有劲。他老人家就把竹叶儿一片一片地从竹梢上摘下来，再把竹梢一把一把地扎起，挂在墙壁上以备“不时之需”。

小孩子，你们现在急须要知道他究竟怎样打人呢？我来告诉你们罢。他老人家吸了鸦片，到三更半夜，左手拿了竹梢，右手拿了拐杖，母亲提着火油灯在前面走，他跟着后面一步一步的蹶。我们小孩子都是睡在楼上的。他上楼是非常吃力。所以走到楼上，他已经有点气喘了。这样，他的怒气无形中受了上楼动作的刺激而增加了。他上了楼再一步一步地蹶到二哥的床边。

说到眠床，我又要插一句了。

小孩子，你们现在多舒服！每人都有一张床。那时候，我们

五六个小孩子像小猪似的睡在一窠儿的。

父亲到了床边，先把拐杖安放好，再把竹梢拿在右手，左手捏住被角，呼的一声，把被儿揭开。五六个小猪似的小孩子从甜梦中惊醒过来，看见怒气冲冲的父亲，提着一把亮光光的竹梢，就好像小鬼见了阎罗王似的大喊道：爹爹！爹爹！不要打！不要打！

其实，受打的，只有二哥，其余没有打。但是个个小孩子都吓得慄慄发抖呢。父亲就对二哥说：“阿垚，你做得好！我要问你，你下次做不做了？”问了就用竹梢向二哥的屁股上抽。若二哥动一动，父亲抽得重一点，若二哥要乱动，父亲便乱抽，屁股上，身体上，那都不管了。父亲打的时候，我们其余的小孩子躲在床角里，一声不响，鹿鹿地抖着。

打好了，二哥的屁股上、背脊上都是像绳子一样粗的红痕儿，一条一条的纵横着。

二哥这样挨打之后，就再不敢偷吃了吗？不！过了几时，伤痕平了，他的“吃”欲又发了，茶食水果还是要偷来吃的。所谓“打骂由他打骂，茶食水果随我所欲”。

二哥不但爱吃而且爱看闲书。因为爱看闲书而挨打骂的，又不知多少次数呢！小孩子，你们听了，一定很奇怪，为什么儿子看闲书要受父亲打骂？现今我不是常常买书给你们看，教你们读吗？为什么我们的祖宗正和现代的人相反呢？我来说给你们听。

从前的人想小孩子应当读正经的书。闲书是成人的消遣品，没有事，空闲时，看看解解闷的。

什么是正经书呢？

《四书》：《大学》，《中庸》，《论语》，《孟子》。

《五经》：《诗经》，《书经》，《易经》，《礼记》，《左传》。

什么是闲书呢？各种小说、故事都称为闲书，不过那时的小说故事没有外国的，都是中国的，什么《三国演义》，《水浒》，《红楼梦》，《西厢》，《前后唐》，《东西晋》，《老残游记》，《儒林外

史》,《西游记》,《封神传》,《七侠五义》等等几百种小说故事。

父亲喜欢看闲书。木版的旧小说书，他足足有四大箱。父亲不但喜欢看而且爱书。所有的书都是放得整整齐齐，保存得牢牢稳稳。每年他总要把书拿出在太阳光里一本一本的晒过，书箱里面还藏着无数包的樟脑粉，以免蛀书虫的侵入。不仅如此，他所看过的书，没有一本卷角的，都是方方正正，像新的一样。

二哥爱看这些闲书，父亲不准他看，他就偷了看。他看闲书，看出神了，吃饭的时候，看闲书，大便的时候，看闲书，走路的时候，看闲书，上学的时候，也看闲书。有时候他还要怂恿四哥一同赖学，躲在树底下看闲书。

书角卷了，或是纸张破了，父亲一发觉，就要骂他打他。骂过打过，他依旧偷着看闲书。

有一天晚上，他太随便了，他在一本闲书上练起大字来，忽而把这本闲书写得一塌糊涂。父亲看见了，就要打他，这一次，父亲气极了，不像从前等到半夜三更再行下手。

二哥看见父亲来打他了，就逃到屋外，看看父亲出来寻找了，他连忙爬进水缸里躲着，缸水是满满的，他把头露在水上，险些儿一条性命送掉了。

二哥喜欢写字，写了一手好字，十一二岁就能写对联了。练字的方法也很好，他有一块一尺见方的大砖头，砖面是磨得很平的，他把这块方砖放在桌上，把一枝大笔在清水里浸一浸，就练起字来。方砖是吃水的，水一写上去就被吃掉了，这是一种不化钱的练字法。

还有一种不化钱的练字方法，我常常看见二哥采用的，他就在废纸上，旧报纸上，旧练字纸上，练习写字，如此练习，无怪他能写一手好字呢。

二哥既然喜欢写字，能够写字，所以乡里人常常请他写字。什么婚姻对联，丧事挽联，新年春联，都要请他写呢。

二哥不但长于写字，而且善于辞令。一到夏天晚上，满村子里的农夫、小孩子，都到我们家里听二哥讲“潮事”，就是故事。什么“唐僧取经”，什么“火烧连营”，他能讲得有声有色，娓娓动听。那时二哥还只有十一二岁。乡里人因为他能写字，能讲潮事,就称他为‘垚先生”。

这位垚先生真聪明呢！十二岁“文章满腹”了。《四书》《五经》都读完了。他的老师是一位廪生，姓王号星泉，是百官镇上数一数二的名教师，学问既博，道德又高。二哥是要算他最得意的高足了。

十三岁的上半年，二哥去应县考了。不过从百官到上虞县城里倒有四十里路。坐轿去罢，似乎年纪太轻，怎样装成像考相公一样呢？走去罢，脚力太小，跑不动。父亲说道，还是“搁”了去罢。“搁”就是骑在肩上的意思，别人“骑鹤上扬州”，二哥骑肩上县城。骑到县城里，别的考相公看见了，以为他是来看戏的。不料一考，居然给他考中。那看戏的小孩子竟变为小童生了。

照例县试考取后，同年八月间，须上绍兴府去试府考。若府考考得取，那就是秀才了。不幸得很，父亲四月间逝世了。照前清考试规则，凡是有丁忧的，不准应试。其实丁了忧而去应试，也可以瞒得过去的。但是百官的一般季、谷、糜三姓大绅士知道了就要“动气”告发，不准二哥去应试。这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呢？难道二哥中了秀才，不足以增百官人之光吗？说起来很痛心呢。那年百官人要去应试的还有一个绅士糜新甫的儿子，名叫伯春。照理他应当带二哥同去，一路上可以照顾照顾。但是糜新甫太妒嫉了，恐怕他的儿子不中，就邀同季、谷二姓绅士恫吓我们说：“你们是外县人，现在阿垚正在丁忧，若要去考，我们地方上绅士就要动禀告发。”

星泉先生得知了，连忙亲自跑到我们家里问母亲说：“你们寄居百官已有五代了，当然不能算作外县人。但是丁忧确是一个问

题。你们有伯伯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你们有叔叔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如其有的，那就可作为承继出的，没有丁忧的关系了。”

母亲心里想了一想，说道：“阿垚年纪还小。这次不去考，将来也可以去的。”不料，丁忧三年，中途生变，二哥生病，不能应考了。当初得以应试而中，二哥也许在今天还活着呢！以后他究竟遭遇到什么？让我慢慢儿告诉你们吧。

未说之前，有一句话，要补充的。当初为什么糜绅士会生妒嫉呢？照前清考试规则，全国各县每年考取秀才名额是规定的。读书人的多少是不论的，应考生的多少也不管的。假定甲县规定每年有秀才名额二十人，若今年甲县送去应考的只有二十人，那二十人不管是阿狗阿猫一定个个都取了，假定乙县的秀才名额也是二十人，但去应考的有二千人，那考取中秀才也不得过二十名。这种不公允的办法是皇帝钦定的，没有人敢反对的。有了这种规定之后，笑话就百出了。

浙江省有十一县。山阴、会稽、诸稽、嵊县四县的读书人很多。每年考试的竞争都是非常之烈。于潜、昌化两县不甚开通，读书人就很少，每年应考的寥寥无几，有时秀才名额比应考的人数还要多呢。应考的人数少，县知事是有罪的，什么罪呢？提倡教育不力，听说，有一年于潜某知事深恐应考者太少，事先命差役去捉。

“差役，把读书人捉了来。”

“老爷，读书人有什么标记的？”

“屁股里宕结子的。”那时读书人腰系丝带，带结挂在背后的。

“老爷，是，知道了。”差役就退出去捉了。找来找去，找不到一个读书人。后来，走到市上，看见一个人拿了一枝秤，秤上挂了一个铁锤，宕在屁股头，就把他捉了去。知事见了，大怒道：

“你为什么把他捉了来？”

“老爷不是要捉那宕结子的读书人吗？”

“胡说，他是称柴的中人。”

这虽然是一个笑话，但也可以证明规定秀才名额之不公而各县秀才学问之高低了。

小孩子，你们听见这个笑话，就可以明白当初糜绅士为什么要妒嫉呢。他深怕二哥中了秀才，把他儿子的名额夺取了。结果是怎样呢？二哥的功名固然给他断送，而他的儿子也名落孙山，仍旧不中。土豪劣绅之暴寡忌才，何如是之甚耶。这是二哥第一次所受到的打击。

二哥不得志于功名，即希出外，另谋发展。先致信于在杭垣经营绸庄的表兄俞某。二哥一再函请提携，而世态炎凉总不得一答。这是二哥第二次所受到的大打击。

二哥气愤之余，立志到杭进学堂求新学。他就请求母亲筹划学费，说道：“我要到杭州去求新学，请阿娘无论如何要设法筹划学费，即使没有钱，当当卖卖培植我，也是值得的。”二哥说得如此恳切，那知道母亲太无学识了，太溺爱他了。母亲以二哥年龄太小，不肯放心让他远出‘重洋”。那时候，风气蔽塞，交通不便。渡钱塘江，先要祭祖宗。到杭州去读书，好像往外国去留学。一个十三岁的青年小孩子，怎样可以渡危险的钱塘江，到遥远的杭州去读书呢？二哥读书的壮志，才成泡影。这是二哥第三次所受到的大打击。

这时候，父亲新故，家道尚可。聚兴隆广货店还是存在，家中田地虽已押去一些，尚有五六十亩。若主持得人，尚可有为。乃大哥昏庸，以严父一故，压力即去，遂沈迷赌博，不理店业，不管家务，有母亲而不知奉养，有弟妹而不知教导，坐使五代相传的金字招牌，日见衰败，祖宗以血汗换来的田产，日见削弱。

那时候，二哥确有远大的见识。他看看我们陈家这样下去，非

到破产不止，就建议母亲，请将广货店盘掉，暂时收缩，待将来弟兄长大，重整旗鼓，再图复兴。不料大哥不同意，母亲也无决断，致年年赚钱的一爿广货店从此以后，年年走漏，年年亏耗，不但如此，还要押房屋卖田地以偿债呢。五六年之后，广货店倒闭了，田地卖光了，甚至于把祖宗的坟头地基，也押得干干净净。“戏文做不下去,只有出菩萨了。’这是我们绍兴人的一句土话,就是一家人家等到没有法儿生存的时候，自然会有人出来帮助振兴的。我们陈氏究竟谁是“菩萨”，谁来中兴的？等到以后再说。现在我们还是继续说说二哥的生平罢。

二哥在十三岁那一年受了三次大打击，就郁郁不得志，心中非常烦闷。星泉先生看见这种情形，就叫他回到私塾里帮帮忙，散散心。

说来奇怪，二哥本来最爱吃最顽皮，自从父亲一死他完全变了一个人。“吃食’固然无从去偷,顽皮也不知何处去了。坐必正，立必直，终日规规矩矩，沉默寡言，俨然一个具体而微的小成人了。大哥好赌博，他要说的。大哥不理店业，他要督促的。弟弟读书，他要教导的。可惜那时我年纪太小，还没有上学呢。

到了十六岁，二哥“成人”了。星泉先生就对母亲说道：“鹤闻现在成人了，可以设馆收门生了。他年纪虽小，他的学问着实够了。你可以放心。”母亲就怂恿二哥教书。二哥似有难色，说，“娘，青年人教书，不是光荣的。青年人应当在外做事，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，我年纪这样轻，应当力求上进，奈何学老学究设馆授生呢？”

母亲给他说得一句话不能回答。但上无叔伯为之提携，中无亲友为之援手，不得已于光绪二十二年（一八九九年）八月在家中客厅设馆教书了。邻近的儿童一听见二哥教书了，就大家争先恐后的来上学。第一天开学时就有三十来个学生。我已经在星泉先生处开过学，读过半年，现在也拜二哥为先生了。

有一天，大哥定亲办喜酒，二哥吃了一只老雄鸡的头。第二天双目失明，眼珠无神，赶快送到绍兴城里请寿敏斋眼科医生去医治，医了好几个月，目光有点了，但是变成近视了。这是二哥第四次所受到的大打击。

光阴荏苒，一年半忽忽过去了。一学期学费一百多元又收到了。一家生活不无小补呢，母亲二哥都很高兴。那知道有了钱，别人就要来看想呢！俗语道：“钱财不露白，露白要赤脚。”

到了新正晚上，有一个邻居，名叫“元班长”，就来怂恿二哥去打牌，说：“新年新岁，要高兴高兴。”二哥谢绝不去。

过了一息，元班长又来叫他了：“垚先生，时间还早，我们去打两圈来。”二哥心动了，带了百余元就一同去赌了。不料不赌则已，一赌竟输得“滑脱精光”。到了半夜里，垂头丧气回家了。走到楼下池，他预备跳下去自杀了。幸而有同伴俞福全劝住。二哥到了家里，就上床去睡了。福全心里很明白，知道二哥一定要悲痛不已，就偷偷地告诉母亲说：“大妈嘎，垚先生要脸孔的，当面不要去说他。”

第二天早晨二哥还是睡在床里不起来。母亲就过去对他说了一句“阿垚,你不是要说你阿哥吗！半年辛苦,怎样一夜输光呢？”“娘,我晓得了,请不必说了。”二哥从此郁郁不乐,一病不起。病到第二年八月十日就与世长别了。我写到此地，泪珠夺眶而出，涔涔而下，再也不能写下去了。

宁波青年会，二九·一·十六夜

亲爱的小孩子，昨夜我为什么哭得如此悲痛呢？我哭二哥是个天才，而环境恶劣竟不得展其宏才。我哭二哥是个贤能，不幸早夭，不得伸其大志。

二哥得病的原因实在是离奇得很。一个很活泼很强健的青年，一夜忧郁悲痛，竟致不起。他患的是心病，不是身病。身病好医，

心病难治。当年伍子胥过昭关，一夜忧虑，须发尽白。小孩子，这都是很宝贵的教训。

在二哥抱病的期间，有两桩事值得记录的。

十九岁新正，就是病后第二年，他想吃一点新年茶食，开开胃口，就吃了几粒甜青梅，就是在糖汁里浸过的梅子。不料第二天声音没有了，说话说不响了。二哥从心病转到肺痨。患肺痨的是不能吃甜青梅的，其中的奥妙，只有请教医生了。

这是一桩事。第二桩呢？大约也在新年的时候做的。邻居俞福全见二哥久病不起，遂对母亲说：“垚先生既然因赌输得病的，也可以因赌胜而病会好的。我们再邀他一同去玩玩，使他大胜而特胜。”母亲深以为然，就设置圈套，使他大胜。然已太晚了，况且二哥得病，并不因为赌负的缘故，乃是因为受到精神上的打击。从前他是说大哥的，现在自己也犯了同样的毛病，不但见笑于大哥，且无以对母亲对祖宗了。

所谓“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再回头已百年身。”

这是当时二哥所深深感到的，而我从那时候起也常以此警惕，作为一生当头棒喝呢！

我因此有所感了。二哥是一个非常规矩的人，烟酒嫖赌，素来都极端反对痛恨的，何以到后来竟死于赌呢？这个责任不应他负的，要社会负的。人非圣人，谁无欲望？奈何社会如此沉闷，正当娱乐，一无所有。既没有游戏运动以活泼其筋骨，又没有音乐歌唱以舒畅其情绪，所有者烟酒嫖赌，种种恶习，都不是二哥所屑为所愿为。况且新年新岁，赌博是公开的，是皇帝特准的。玩玩本亦无妨，乃二哥自许甚大，自视甚高，今一不慎，坠入陷井，使洁白之圭得沾污点。谁之辜耶？社会亦应负其责矣。

二哥去了。他的身躯虽死，而精神不死。他的声音笑貌，思想道德，都早已深深地刻入我的心灵中了。九泉有知，也可以含笑自慰矣。

第三章　我的童年

一 、 出 世

亲爱的小孩子：

我的童年，没有像你们过得那样快乐呢！你们有华丽的衣服穿，有鲜美的鱼肉吃，有整洁的洋房住，有好书读，有游戏玩，有电影看，还有很慈爱的祖母、母亲抚养你们，有和蔼可亲的父亲教导你们，你们着实可算是“天之骄子”呢。

我的童年究竟怎样过的，是痛苦，还是快乐的，我来详详细细地告诉你们罢。

我的母亲，就是你们的祖母，常常说起我小的时候，是个很好玩的小孩子。但她说我是生得很苦的。光绪二十一年（一八九二）二月初七，我在百官茅家弄住宅生的。我生的时候，老天刚刚下大雪，收生婆也没有人去叫。母亲真勇敢，真能吃苦。她自己到厨房里去烧水，拿脚桶，还要把我穿的衣服摆好，尿布放好。那时候，母亲已经痛得不可当了，但是一声也不喊痛。她就上楼去，睡在床上，稍会得着一点休歇。痛了几阵，我就出世了，呱呱乱叫。母亲看见我是一个男孩子，心里倒很高兴。她就拿起一把剪刀，把我们母子相依为命的一条脐带，屑的一刀，剪为两段。那时候邻居兰娘赶到了，连忙把我洗澡穿衣服。穿好衣服，我就舒舒服服地睡在母亲身旁睡熟了。我出世的时候，差不多是半夜